



清时安徽木商 改建丹徒闸

□ 王礼刚

木业,清末至民国时期为镇江商贸五大业之一。镇江为长江下游簕筏集散地,大量木簕由上江汇集镇江,然后再从京杭运河运至北方运至南方。运至南方销售皆由京口大闸或丹徒闸进入江南运河。

木业的兴旺,清政府对木业加以保护,雍正和乾隆年间分别制定章法,确保木簕能够顺利过闸。雍正九年(1731),立《木簕进闸商人自行填簿碑》,以方便木商。乾隆十一年(1746),立《木簕进口兵役闸夫不得借端勒索碑》,以制约木簕在过闸中受到的勒索侵害。

道光年间,镇江府城西有大闸,城东十余里的丹徒镇有丹徒闸,又十余里的越河有越闸,三闸皆引江水入漕河济运。

丹徒闸,俗名横闸,通江河引蓄江水最为便利且又济运。丹徒闸闸口旧制金门狭而长,西向,闸底高。金门狭而长,涨潮力猛,而泥活不淤;西向,涨潮潮水直冲而上,落潮从京口大闸口出江;闸底高则能蓄水,河道水源充足,保证航运。因此,丹徒河浚河数年一挑。

原先木簕由江阴进入江南运河,但是,镇江为簕筏集散地,木簕由镇江至江阴入江南运河,路途远且不便,遂改由京口大闸入江南运河。可是木簕进入京口大闸,木簕要先齐停江口,候京口粮艘开毕,漕船过境后,才可入大闸而南。鉴此,木簕改由丹徒横闸转入江南运河。

清政府虽对木商进行保护,可是,有的木商却不思感激,安徽木商却图自己在簕筏运输途中的方便,故于丹徒横闸闸圯之时主动承担修筑。因为横闸金门狭而长,闸底又高,木簕之大不足以通过。且闸口西向,潮水西注,而木簕入闸,碍于左臂之伸长,转折不便。安徽木商在横闸的承建中,却为了木簕过闸方便,而私改横闸的闸向和结构,致使运河河水不蓄,河淤断航,河道数年一浚变成年年要浚。

丹徒人陆秀夫后裔陆献详细考察横闸闸改其经过,撰写《丹徒横闸改建议》,揭露木业徽商不顾漕运而利己的改闸行为:“虽欲不淤,乌得而不淤?然而闸败河淤非坏于官也,实坏于安徽之奸商也!”

陆献在《丹徒横闸改建议》中写道:“近年以来,闸坏而修之,不利,又拆修之,仍不利。见在金门宽而短,东南向,闸底极低。金门宽而短,则涨潮无力而易淤,年年挑浚所费不貲矣;东南向,则潮不上湧而下漫,横闸之潮不能到大闸,而大闸之潮反出横闸,涨潮之势平,落潮之势更平,而淤日积。丹徒之运河淤积,而徒阳全河亦日以淤积矣;闸底低,则不能蓄水。虽下浚,而有名无实,利闸官不利漕运。今冬寒水落之时,闸塘水深不见底,而运河中淤滩一带断流。此闸底低于河底之明验矣。夫潮之涨落,均以闸一时之度。今则涨潮虽仍阅一时,然以移向不得力。而潮落则迟至三四时之久。”陆献在文中谈到了因为丹徒横闸闸向和结构的改变,造成了整条河道引潮和河道淤塞的恶果。

针对徽商改建的丹徒闸,陆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今欲有益运河,必须改建横闸以复旧制。如今之金门则须收小一半,增长一半,改东南向为西向,俾闸之右臂缩短,左臂伸长,逼潮水西注;闸底填高三尺,使蓄多而泄少。如此则涨潮势猛。涨潮势猛,则落潮从大闸口出江,而徒河不至大淤。河不大淤,则岁挑可议减矣。又须明白諭示,通详定案,勒石永禁木簕由横闸入口。如此则挠阻无人,贿赂无用,横闸之旧制可复,而运河受其利矣。夫改闸之费有限,岁挑之费无穷,司筹者曷不加之意焉?”

陆献,字彦彰,号伊眉,顺天举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镇江失守,调防芜湖,上书建议在长江险要地段采石矶及东、西梁山设伏,并筹备火攻及练勇、驾船等项。战事平息后,去官回镇江。

陆献不尚空谈,唯事实务。他著农书多种,皆反映他“天下之大富必任土”的重农思想。龚自珍曾作《陆彦彰所著书序》,称陆氏所著《种树方》(三卷)、《种菜方》(一卷)、《种药方》(一卷)等可伯仲于古代农学家氾胜之、贾思勰著作之间,宜急刊刻,以德后世。龚自珍又在《乙亥杂诗》中称颂“丹徒陆生言可用”,认为陆献所著大有益于世人。陆献《丹徒横闸改建议》,即是证明。《丹徒横闸改建议》,记载了丹徒横闸改建复旧制的全过程。



宋叶梦得镇江记忆

□ 王勇



叶梦得像



茅山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宋代著名词人。叶梦得嗜学早成,多识前贤嘉言懿行,谈论娓娓不穷。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元符间,调任丹徒尉。后任户部尚书、江东安抚大使等职。晚年隐居湖州石林。著有《建康集》《避暑录话》《岩下放言》《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

叶梦得曾任丹徒尉,且游宦途中多经镇江,因此在其诗文中常有镇江人事与山水的记载。叶氏《避暑录话》卷下记载著名词人柳永葬镇江事,“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明官(归明意为归服圣明之主,当时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归顺宋廷补官之称)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传之广也。(柳)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途),疾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和甫,王安石之弟王安礼的表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因吕惠卿言出守润州。这条史料关于柳永身后事记载较详实,应比《古今小说·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说部传闻可信。

叶梦得任丹徒尉时,与程门后学邹浩(字志完)有交谊。叶梦得《建康集》卷三《书后·书邹氏志完曾祖阴德诗后》:“某初任为丹徒尉,获拜忠公。齿尚少,辱引与论当世事。及立朝行已,大方谆淳,累数百言,如训子弟,至今不敢忘也。今观此诗,知公之节有自来矣。”邹浩,常州晋陵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苏颂用其为太常博士、哲宗亲擢为右正言,官终直龙图阁,赠宝文阁学士,宋高宗赐谥“忠”。著有《道乡集》四十卷传世。年轻的叶梦得与邹浩论时事,互为裨益。王士禛《居易录》称邹浩的古诗似白

居易,律诗似叶梦得。叶梦得应科举时,常随俗研读《庄子》《列子》二书,独有心得。及任丹徒尉,叶氏经常与甘露寺仲宣法师议论二书,“吾常为言之,每抚掌大笑,默以吾说为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仲)宣者,时与论方外之事,未之得也。”(《避暑录话》卷上“老子庄列之言皆与释氏暗合”条)叶梦得初入仕途,微职事闲,生活富于幽雅之趣,四十年后忆及,仍记忆犹新。

叶梦得晚年常忆及旧时寓居镇江往事,“旧说崔慎为瓦棺寺僧后身……住在丹徒,常记与叶致远(即王安石弟王安国之婿叶涛)会甘露寺坐间,有举此事者,致远时有所怀,忽忽然作色曰:‘吾谓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执之十字路口,痛与百捆,方为快意!’闻者绝倒。”(《避暑录话》卷下)

叶梦得在镇江甘露寺还曾有幸亲睹刘宋著名画家陆探微《狮子画》真迹,陆探微与东晋画家顾恺之齐名,并称“顾陆”,苏轼曾有《陆探微画狮子屏风赞》,后亦为叶梦得宝藏。叶梦得《书陆探微狮子画赞后》:“陆生板画,天下惟此本,初置建康境中。唐太和间,李文饶(德裕)镇浙西,徙至镇江甘露寺。余犹及见焉。元符初,甘露火,板亦随焚。常恨绝迹,世不复见。忽有得东坡所摹以献,会(建康)府治草堂成,因传写为照壁屏之阴,笔墨之妙,虽不可道,然尚可想其仿佛。”(叶梦得《建康集》卷三《书后》)这可以说叶梦得非常珍视的一段艺术往事。

南宋高宗绍兴初,朝廷起用叶梦得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寿春等六州宣抚使。叶梦得住建康(今南京)赴任时,途经镇江,访故友、镇江府知府刘岑(字季高)时,感

叹时事,赋诗《赴镇建康过京口呈刘季高》:“客路重经黄鹤前,故人仍得暂留连。长枪大剑笑安用,白发苍颜空自怜。照野已惊横雉堞,蔽江行见下楼船。灞陵醉尉无人识,漫对云峰说旧年。”(《建康集》卷一《诗》)黄鹤山是镇江南郊诸山之一,山下竹林寺,南朝宋高祖刘裕年少微贱之时,常游于此,刘裕称帝后,改竹林寺为鹤林寺。高宗绍兴八年(1138),宋金议和,南宋偏安,无意恢复中原,军将无用武之地,朝廷有隐忧之忧,叶梦得借此抒发对宋朝前途的忧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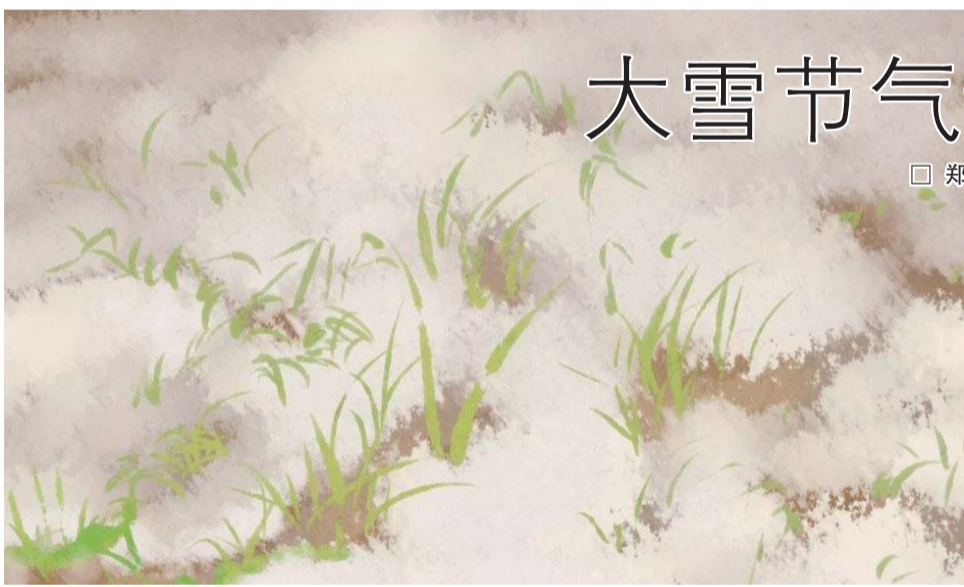
南朝戴颙曾隐居于南山招隐寺,叶梦得亦曾于此游历,因此《避暑录话》中对招隐诸景亦有记载。《避暑录话》卷上:“镇江招隐寺,戴颙宅。……招隐虽狭,而山稍幽邃,有虎跑(跑)、鹿跑二泉,略如(湖州)何山,皆不能为流。”由此可见叶梦得对镇江山水的熟谙。

叶梦得在卸任建康知府时,还曾游览茅山,对桃源隐逸生活充满向往。叶氏《岩下放言》卷中:“镇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顷罢镇建康,时往游三日,按图记,向其故事。山中人人一一指数,皆可名,然不至大,亦无甚奇胜处,而自汉以来传之,宜不谬。华阳洞最知名,才为裂石,阔不满三四尺,其高三尺,不可入。金坛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近岁刘浑康尝得人百余步,其言甚夸,无可考,不知何缘能至。韩退之未尝过江而诗有‘烦君自入华阳洞,割取乖龙左耳来。’意当有所谓不止为洞言也。”叶氏游览之后,便告别仕途,归隐湖州,在石林过着闲逸生活。

叶梦得勤于著述,善于诗词,其著作中关于镇江山水人文的记忆丰富了镇江的历史文化。

大雪节气话“荔挺”

□ 郑学富



阅了古今有关资料,可知荔挺叶片像蒲草一样细小,荔挺的根部细长且硬,可以用来制作刷子。今人解释说是一种兰草。《广雅》云:“马薤,荔也。”东汉儒家大师郑玄曾注释说:“荔挺,马薤也。”荔挺的确是一种很罕见的植物,有时还因此而闹出一些笑话。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书证》讲述了一个故事,江东地区有很多荔挺,多种于阶庭,当地人都称其为“旱蒲”,所以都不认识马薤,并且有很多讲授《礼》的学者以为这就是马薤,甚至将马薤和马薤混为一谈。江陵有一个和尚,长得很有个性,尤其是脸型上宽下窄,如马薤之叶。刘缙的侄子才几岁,但是非常聪明幽默,善于描摹事物,他看到这个和尚如此脸型,开玩笑说:“他的脸型特别像马薤。”刘

当代诗人梦雪的诗云:“荔挺新芽冒出头,庚虫佳偶动心求。眼迷盛雪多纯白,玉树琼枝透剔透。”诗中的前两句描写的是大雪节气的物候。古人说大雪分为三候:“一候鹖鸣不鸣;二候虎始交;三候荔挺出。”意思是鹖鸣因天气寒冷不再鸣叫了,老虎开始有求偶行为,荔挺抽出新芽。大雪时节,天气更加寒冷,会出现降雪天气,此时为阴气最盛时期。但是盛极而衰,浓厚的阴气中阳气已有所萌动,所以老虎有交配的欲望,荔挺也开始冒出新芽。《礼记·淮南子》在“仲冬之月”条目中都有“荔挺出”的记载。宋代诗人楼钥在《又次王恭叔韵》一诗中云:“仲冬方寒荔挺出,仲夏方炎靡草死。”荔挺是何物呢?《说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为刷。”刘

缙以为马薤就是荔挺,就自以为是地戏称该和尚为“荔挺法师”。刘缙精通“三礼”,梁武帝时曾位至尚书祠部郎,是当时的名儒,竟然也会有这样的误解。

《逸周书·时训》说:“荔挺不生,卿士专权。”大雪时节,一般都会降雪,能够缓解秋冬连续几个月的干旱状况,生命力极强的荔挺得到雪水滋润后开始发芽。荔挺一出,雨雪充沛,预示这一年会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如果荔挺不出,预示该年会有干旱发生,这就会带来饥荒,会有饥民造反等意外事情发生,造成社会不稳定,皇帝就会重用强悍的大臣加强社会治理,这就为一些官吏独揽大权提供了可乘之机。《颜氏家训》引《易统通卦验玄图》云:“荔挺不出,则国多火灾。”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根据的。荔挺不出的原因是冬天雨雪少,天气干旱,风干物燥,容易发生山林火灾。这些记载,都是通过自然现象揭示一些社会规律,当然也有古人的局限性。

荔挺还是一味中草药。《本草图经》说“今陕西诸郡及鼎、澧州亦有之,近京尤多。叶似薤而长厚,三月开紫碧花,五月结实作角子,如麻木而赤色有棱,根细长,通黄色,人取以刷。三月开花,五月采实,并阴干用。”据古代中医典籍记载,荔挺气味甘、平、无毒,有清热解毒、利尿通淋、活血消肿之功效,主治喉痹、淋浊、关节痛、痛疽恶疮、金疮等。

芦苇制品旧话

□ 王晓明



窝摺

沿江由泥沙冲积起来的沙洲成陆已有千年历史,形状大小不一,屡次变迁而长塌无常。从成形开始,就长满了芦苇继而成田,较大的有世业洲、征润州、江心洲等。芦苇是文人的叫法,老百姓叫芦柴,芦柴滩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芦苇除作造纸原料、编制建材、农具,另一个作用就是柴火,昔日石湾桥畔沿河有不少柴火行的芦柴、稻草堆,那是销售给居民烧锅做饭的主要燃料,农民烧土灶少不了。

初春芦芽悄然钻出泥土,随后长满比人高的青青芦苇,秋日大雁南飞,大片雪白的芦花秋风中摇曳、起伏,芦柴滩由青纱帐逐渐成了黄金坝,老乡们用磨得锋利的镰刀,收获成捆成捆的芦柴,根据芦柴的长短、通直、粗细分成不同的捆,堆成不同的垛或装上船销往外地。芦柴可打芦席、扎芦把、编窝摺、打帘子;芦苇造纸,纸质柔软吸墨饱满;还有纸扎店用来扎制纸人纸马。芦叶可裹粽子,芦笋可以食用,芦根可药用(清凉解毒、解暑)。用芦苇制作各种生产生活用品除自用还可增加经济收入,对农民无疑是最现实的选择,于是芦苇制品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过了很长的历史。

芦笆就是以芦柴做原料编制成代替木材、砖块的简易建材,可制作城市棚户区、乡村草房的芦笆墙等,昔日有专门干这个营生的称之为芦笆匠。芦笆的式样很多,紫笆是指推得紧而密的芦笆(故又称密笆),如床(垫)笆、门笆、墙笆等;以及推得较松,数支芦柴间留有一定空隙的笆,称为牛眼笆,最常见的就是代替院墙隔断的篱笆。城外的草房墙是芦笆墙,门是芦笆门,房顶也是芦笆加茅草……因此芦笆匠成了盖房的主角师傅,有市场需求生意自然不错。

插队时我曾参加过加工芦苇的劳动。收割后的芦苇自然风干后要经过筛选、分类,然后经截段、剖秆、碾压、编织几道工序。长料打芦席、窝摺,剩下的短料可编芦帽,打芦席、编窝摺、芦帽虽非复杂的技术,但要短时间内掌握也非易事。我学着老乡的样子拿一把不到三寸长的剖刀自上而下一根根剖通管状的芦柴,稍不留神就会皮破淌血,没几天手指就被划破好几道口子。其实哪个剖芦柴的手上没被划破口子?手指上都缠着胶布,吃这碗饭也不容易,我体会到了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的苦涩。

剖完后拉动石滚来回碾压剖好的芦柴,压扁后成芦片供熟手编织,农妇们或蹲或坐双手灵巧地不断飞快上下翻动,很快编织成长方形,最后包角收边平整就编成芦席了。编芦帽则从帽顶起头逐次向下延伸,关键也在收边,边要收得紧密严实。还有囤粮的窝摺,如今的年轻人可能连听也没听说过,窝摺以老壮芦柴压扁后编成斜十字花纹,双面光滑,折边无毛刺,颜色黄亮,宽约35厘米,长可达10米以上。铺开如一字长蛇阵,又像发条盘卷以绳扎之,一窝一窝的故称窝摺。农村产粮的地方就离不开窝摺,窝摺就是囤粮的组件,犹如建筑行业的钢构模板吧。

收完芦柴没多少天,一张张芦席堆叠得像小山似的,一圈圈卷起的窝摺,一顶顶芦帽就摆满了仓库,然后销往供销社。芦苇可加工的其他物品还有芦套箕、芦花扫帚、芦花靴等。辛劳的付出总有收获,芦苇制品售罄,老乡们手捏一沓崭新的钞票,挺起了胸膛,额上的皱纹也笑开了花。此时孩子们讨要些零钱,买个糖果零食之类自在话下。

芦苇制品的种类很多,除了制作建材和加工生活日用品外,在乡村芦柴就地取材可为瓜果蔬菜搭建架子等,甚至搭个猪圈、羊圈。

时间的流逝改变了一切,上世纪80年代价廉物美的塑料制品大量出现,逐渐取代了芦苇制品。芦苇制品退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在我心中它们永远有一席之地。